五禮通考

7ニ12
1062
ナイ

五十五

門口 12
號 1062
卷 54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奉翰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二十四

昏禮

蕙田案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人道之本也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鄭氏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兄弟是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遂皇立七政始有夫婦太昊

制嫁娶儷皮爲禮蓋降之文見於尚書媒官之義具於月令周禮士昏禮備見於儀禮之經後代循而行之不廢故采自古以來昏禮咸著於篇

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汪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

蒙九二納婦吉

〔本義〕九二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

咸卦〔彖〕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程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序卦傳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漸卦〔彖〕曰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歸妹〔彖傳〕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禮記郊特牲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

樂記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昏義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註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疏〕夫婦昏姻之禮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為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有親忠則朝廷正是昏禮為諸禮之本也

經解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白虎通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

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昏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蕙田案禮記昏義皆昏禮之義朱子謂儀禮

之傳是也今以經傳言夫婦之大義者冠於篇端而昏義附於儀禮之後

右昏大義

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注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妻之言齊也）（疏妃邦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后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也大夫士之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大夫曰孺人者孺屬也與人為親屬士曰婦人者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稱案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寡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上下通曰妻故詩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上下通曰妻故詩曰洌彼下泉寫妻是天子曰妻也周家大夫妻曰內子趙姬以叔隗為內子是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妃所以稱后者有繼後之辭合二姓之好以繼聖人之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則有繼者也夫者帥人之稱也男子謂之丈夫士之貴者命為大夫稱之曰夫子則夫人者亦帥其嬪婦以事君故諸侯之妃曰夫人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君之夫人也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疏）之妻曰內子春秋傳趙盾以叔隗為內子是也大夫妻曰世婦士則止曰士之妻而已未聞有孺人婦人之稱況婦人者已嫁之通稱非特士妻之名或古有之考於經傳未之有也庶人之稱貴者尚文故其名異賤者尚質無所改也

方氏慤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妃獨天子曰后以有君道故也諸侯之夫人一國之小君亦有君道不得謂之后者妃之有君道惟天子足以當之故也曰夫人者以其為一國之小君之德足以感動之故也大夫曰孺人者需人而有所屬而止大夫士之卑不足以人所屬名之故也婦以事人士亦以事人為事故其妃名以婦人庶人曰妻則以其為人之妻而已夫而有下者妻之位也前言天子有妻則以天子之尊而妻之所當承故也此言庶人曰妻則以庶人之卑而妻得與之齊故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注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待幸於王之燕寢妾賤者）（疏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妃為始所以統治之法刑于寡妻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故刪詩則以后妃為首若論氣先陰後陽故此言天子有后也謂之為后者后後也言其后於天子亦以廣後代也有夫人者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有世婦者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案彼是判合齊體者今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有妾者鄭注內則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也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注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疏公侯有夫人者獨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但得以一人正者為夫人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侯之夫人有世婦之子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注謂畿內諸侯之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子也）

人助祭若時事見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自稱於其君曰(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子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敢燕其當

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子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敢燕其當

呂氏大臨曰諸侯自夫人以下如天子之制而無嬪有所後也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婦事舅姑者也諸侯事天子則夫人必稱婦也寡小君者臣下稱諸異邦之辭猶稱其君為寡君也小童之稱不見於經傳秦夫人告秦伯曰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雖夫人亦稱婢子自貶而就下也

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疏)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德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君之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繁君而稱之言是之人則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春秋隱公二年公羊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歸於紀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爾雅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王考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注)異姓故言外母之昆弟為從舅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姊妹

從母之子為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為從母子

蕙田案此言母黨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也

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

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注)詩衛風碩人篇曰譚公維私(疏)孫炎云私無正親之言

妹之子為出(注)春秋公羊傳曰蓋舅出

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注)左傳曰姪其從姑

出之子為離孫謂姪之子為歸孫女子子之子為外孫

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姊(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

後生為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

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注)猶今言新婦也(疏)嫂

猶叟也老人之稱 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疏廣雅云娣姒妯娌呼弟妻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娣姒言娣是弟姒是長也公羊傳亦云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此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左傳成公十年穆姜謂聲伯之母為姒昭公八年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故賈逵鄭元及杜預皆云兄弟之妻相謂謂長者為姒知娣姒之名不計夫之長幼也

經傳通解 此篇所指皆姒娣相對之定名同事一夫則以生之先後為長少各事一夫則以夫之長幼為先後所謂從夫之爵坐以夫齒者是也單舉則可通謂之姒蓋相推讓之意耳疏說恐非是

薑田案朱子之說是

又案此言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舅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注國語魯語曰吾聞之先姑謂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為兄公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子之妻為婦長婦為嫡婦衆婦為庶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亞注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婦之黨為昏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注古者皆謂昏姻為兄弟嬪婦也注書曰嬪於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薑田案母黨妻黨皆從昏而有故並著焉

白虎通 天子妃謂之后春秋傳曰迎王后於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家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歿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匹者何謂相與偶也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稱夫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石林燕語〕帝女謂之公主蓋昏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昏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爲翁諸侯自相主昏無嫌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晴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遂循以爲故事則主非主昏之名

右名稱

禮記曲禮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郊特牲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同姓或取多相褻也〕

大傳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否記者以周法答之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康氏祥道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也〕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孟子卒不書夫人其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疏春秋之例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

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論語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

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娶同姓也

僖公二十三年左氏傳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

襄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

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是以君子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國語晉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以成昏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惟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

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昏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家語衛公使其大夫求昏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孔叢子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

穆萬世昏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通典司徒云議成以上昏不隔同姓周制則不娶宗族許慎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議又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漢呂后妹嫁呂平王弄取宜春侯王咸女後稱曰宜春氏　晉劉頌為洋陵王後臨淮陳矯本劉氏子矯與頌為近親出養始改姓陳頌女適陳氏時人譏之若同姓得昏論如虞陳之類禮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類也難者不能屈濮陽太守劉暾與同姓劉疇昏司徒下太常博士議非之暾以為同姓庶姓有正姓有復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母與胡公同本複鍾單鍾複胡單胡今年共昏不以損一字為疏增一字為親不以共其本為悔取其同者為吝宜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別故昏姻不疑耳今並時比族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書其別於上始祖正姓明其緦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案太常總吉博士議述敘姓變為始祖者始此姓之家或避國諱遁豐逃罪變音易姓為正姓之義即便棄經從意謂義可通如今衆庶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為開通同姓昏則令小人致濫黍禮自有禁限禁限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皆王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昏者二門譜也皆存昌黎張仲堅范陽張璉妹誌張公而後昏今日若考經據事足以耿卫唯大府裁之　晉應韓武之穆代伯之所惑上惑堯舜之代下惑應韓之昭穆欲追文之昭邪晉應韓武之穆代伯之所惑上惑堯舜之疵或謂代近過堯舜耶則輕歷聖人議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以掩堯舜之疵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昏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昏理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昏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壺以諏書示朝賢光禄大夫荀崧答下云如諏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輿鄭元高雋弟子也為子雅賓取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諏不應見責庾蔚之謂諏據王者必有始祖始祖為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昏故魯娶於吳為失禮諏云堯舜之昏以正姓分絕於上者當謂各立始祖則可通昏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庶姓理終於下者當謂帝王遞代始祖既謝屬籍亦廢則為理終之後皆可通昏而未有親疎之限之外與理終之後皆可通昏而未有親疎之斷昭穆祚允無代不有若周代既遷屬籍已息應韓之昏以其昭穆久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後而親未遠者當以何斷案禮云六代親屬竭矣故當以此為斷耶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譜之始亦可以為始祖也古人數易姓姓異不足明非親故昏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未代不復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為同姓之昏且同姓之昏易致小人情巧又益法令滋章諏在邊地無他昏處居今行古致斯云爾

晉書劉頌傳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議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昏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昏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寔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

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

鄉里公論稱屈

通典內表不可昏議魏表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昏禮數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昏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及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舅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乎

容齋續筆姑舅兄弟為昏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戶昏律云父母之姑堂姑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壻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姊妹並不得為昏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與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舅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昏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昏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士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娶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昏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昏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昏皆偏國之制漫附於此

通典外屬無服尊卑不通議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為婦即宣道堂姨元義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

理不合請與罷昏宣道經省陳訴議以爲法無此禁
判許成親何則堂姨甥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
昏又母與堂姨本是大功之服大功之上禮實同重
況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
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内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
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是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
可令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
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意恐寖以成俗然本屬無服
而尊卑不可爲昏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
法右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
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並外姻無服請不爲昏詔
可

蕙田案昏禮別姓禮之大端也啟以上尚質

周道尚文其義著焉異姓主夫不主婦容齋
所記足正通典之惑

右取異姓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
年月名焉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注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

高氏愈曰男娶以三十女以二十者陽貴老而陰賤少也

禮記曲禮三十曰壯有室

内則女子二十而嫁

春秋文公十二年穀梁傳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
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

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注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憲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為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以差紀乃為夫婦是靡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為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懋哉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寧謂禮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

蕙田案范註最為明顯可斷葛藤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眴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臏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

窮天數也

孔叢子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

之義也以爲繢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女子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

〔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堯舉舜曰有鰥在人間以其二女妻之二十而行之周文王十五生武王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曲禮曰男子三十曰壯有室周末越王勾踐蕃育庶人欲速報吳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議曰鄭元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等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

二十言其極耳又案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生人矣而禮必三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年十九而娶於宋之亓官氏又曰孔子七十三而終伯魚年五十先孔子而卒而經服有爲夫姊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衆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蕙田案男女昏年當以孔子家語之言爲正

王肅宗之是也鄭注太泥通典分大夫庶民亦鑿

右昏年

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注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氏鍔曰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周官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命與令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命者俱有罰耳奈何以爲重天時權許之耶

熊氏經說媒氏若無故之若猶言及也顏師古注漢史以萬人若一郡降曰若豫及也刑統言某罪及某罪皆以若言周禮秋官凡封國若字即若字訓及之

例鄭注乃謂不禁奔權許之不照下文若字之義仲春會男女之時不以禮合至謠奔而不能禁固父母之罪及有愆期不嫁別無喪故而不遵昏令者亦父母之罪似此二者皆罰之則必無過笄無嫁之女矣〔讀書雜鈔〕周官媒氏奔者不禁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愚謂此文極分明謂使媒氏會合昏嫁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罚之罰非謂權許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類

史氏曰內則曰聘曰妻奔曰妾六禮不備謂之奔奔者不禁聽其殺禮而成昏也國有凶荒家有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之謂故無故而不備禮其罰也宜

〔葉氏時禮經會元〕嘗讀三山林氏辨以爲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亂人倫之本開謠慾之門莫此爲甚初亦竊以爲疑徐而思之詩三百篇首以夫婦爲本桃夭周南詩也美其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標有梅召南詩也美其男女得以及時野麕一詩雖當亂世而被文王之化則猶惡無禮蝱蝀一詩雖以亡國而被文公之化則亦恥謠奔豈以成周盛時周公制禮而有奔者不禁事乎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讀周禮者亦然蓋古者昏禮必問名必納采必請期必親迎必得六禮之備而後行誠以昏姻人倫之大嘉禮之重者也春官宗伯以昏禮親成男女地官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遂人以樂昏擾氓皆重昏也豈於媒氏而獨不致謹乎每歲孟春乃會男女而行昏娶之禮此常禮也然昏娶非

必盡以仲春行禮蓋媒氏以是月而令會也此正有
女懷春之時也詩人三星在天之詠正是謂耳於是
時也苟有故不得行昏禮則有不待禮而行者此謂
之奔奔非鑽穴相窺踰墻相從之謂也特以其凶荒
札喪而不得備其禮耳有不待親迎而行耳豈若桑
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
是其無凶荒札喪之變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則有罰
也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眚禮十曰
多昏蓋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故下文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是
三十而未娶二十而未嫁者皆因其有故而會之也
則夫仲春之月苟有故而奔者雖不禁之不亦可乎
邵氏寶曰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

卜而妾聞名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
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搖搖而奔者謂之搖奔是故
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案
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也賤女則
諸侯之副宮九嬪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
妾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
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
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昏欲繁育也

蕙田案媒氏奔者不禁後人以此疑周禮者
多矣諸儒說雖不同皆有精義可從因並存
之

詩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懷春傳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疏傳以秋冬為正昏此云春者此女年二十期已盡不暇待秋也此思春思仲春欲其以禮來箋以仲春為昏時故知貞女思仲春之月以禮與男會非謂仲春之月始思遣媒

嚴氏粲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葸田案毛以秋冬爲嫁娶之期鄭以仲春大會男女爲據二說不同嚴氏發揮鄭說最爲有理毛說不可從

詩邶風匏有苦葉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傳迨及也泮散也（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白虎通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豳風七月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東山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

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箋）倉庚仲春而鳥嫁娶之候也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疏）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

大戴禮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注）綏安也（疏）安婦之時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注）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

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

東晉昏姻以時議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

昏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
若昏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
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
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
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
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
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案桃
夭篇敘美昏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
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
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
之月乎又摽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
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
然咏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

以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
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日月以告
君乎夫冠昏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
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
於時月乎

通典嫁娶時月議案鄭元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王肅
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朞盡之時矣孫卿云霜
降迎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陰而爲
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霜降而婦功
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焉又云
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王肅云昏姻始於季
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

以為之証反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昏葢古正禮也今案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昏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為好合之期先賢以時月為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

蕙田案嫁娶時月王鄭不同通典兩非之主束氏之說謂四時通用是也

右昏時

書益稷予創若時娶於塗山 非就妻家見妻也 疏哀七年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國名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鄭氏鍔曰昏者禮之本昏以親男女之情也

蕙田案昏禮掌於宗伯通上下而言之者也

典瑞穀圭以聘女 注穀圭亦王使之瑞節 鄭氏鍔曰圭之長七寸而為文如穀粟者名曰穀圭蓋與穀之文同也昏禮有六其五用雁以其柬帛可執故納幣用元纁天子加以穀圭故曰以聘女

冬官玉人之事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易氏祓曰穀善也聘女嘉禮之至善者也 王氏昭禹曰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也故天子以納徵 鄭氏鍔曰七寸者少陽之數也故天子用七寸葢男下女之義也 王氏昭禹曰典瑞言以和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葢王人為穀圭以用於天子聘女為主

竹書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於宗周

春秋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注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曰薨王后 疏既書其來又言遂逆是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往迎也凡昏姻皆賓主敵體相對行禮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天子聘后於諸侯亦使諸侯為主令與后家為禮嫁女與人迎后則令魯為主使魯還使往逆故祭

公受魯命也嫁王女者王姬至魯而後至夫家其王后昏后不來至魯者以王姬至魯待夫家之逆以為禮故須至魯而後至魯后則王命已成于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稱王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于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於父母從父母之家而將歸於王據父母之家為文故于歸申父母之尊也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康成駁之曰文王親迎於渭濱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則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許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此注之意祠以為天子不親迎者以此時祭公迎后傳言禮也劉夏逅后議卿不宁皆不識王不親行明是王不當親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為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康成注禮自以先聖為周公及駁異議則以為天子三三其德自無定矣

蕙田案天子不親迎此疏最直捷

左氏傳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禮也（注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皆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注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遂紀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故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劉氏曰為之節者王當使大夫命魯侯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於紀姜氏委諸伯父伯父其以予敬若先王之禮魯侯稽首對曰天子有命敢有弗恭使者以是言也復於王魯使大夫請於紀侯曰天子使某來命我寡君曰予一人不能獨任天地宗廟之事未有內主予一人將卜於紀姜氏使某也以告主人宜固辭固辭不獲命主人曰某也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先守某公之遺

女若而人夫婦所生若而人然後天子命以其吉使上大夫用王后之禮逆以歸也此豈人臣之所當遂於竟外哉

胡氏寧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臣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之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家氏鉉翁曰昏禮不稱主人者謂天子雖尊不自為主人也左氏莊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不言王使而曰虢晉鄭使之逆此不稱主人之明證也祭公何以來乎周制天子與諸侯為昏則使同姓為王主禮其來舊矣穀乃云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其未然歟劉原父謂三公乃師傅之官以為任之重使之輕愚謂周之三公即宰相也天子不行親迎之禮而使其宰往逆所以重大昏之始其未為失歟

蕙田案家氏之言近是

九年春紀季姜歸於京師〔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注〕明子尊不加於父母書季姜歸者明魯為媒當有送迎之禮〔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注〕中謂關幽昏事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以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摽屈肆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莊公十八年左氏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后〔注〕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勒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陳嬀後號惠后

宣公六年左氏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於齊〔注〕子服周大夫〕冬召桓公逆王后於齊

襄公十二年左氏傳〕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

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注將昏於齊故也)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公羊傳)劉夏逆王后於齊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蕙田案以上天子昏

詩大雅大明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朱子詩傳)嘉昏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太姒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傳俔磬也)(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太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于渭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迎太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敦時未有等制(疏)知太姒之賢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蓋仲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禮言太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于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

詩周南關雎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召南鵲巢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

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鴈鳩乃可以配焉（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祿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襛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乎大夫皆有韶車及馬之禮故泉水云諸侯之大夫皆有韶車及馬之禮故泉水云諸侯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人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婚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箋方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衛風碩人（碩人其頎衣錦褧衣（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禪（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碩人敖敖說（箋說當作稅衣服曰稅今俗語然）於農郊（箋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傳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綦飾車茀蔽也鑣鑣盛貌翟羽飾車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

大雅韓奕（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周禮冬官玉人（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陳氏祥道曰以文考之書總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蒼璧女天子以圭諸侯以璋是為降殺之等）

春秋隱公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十月伯姬歸于紀（左氏傳）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注為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故不得不稱使）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為（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始不親迎

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乎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也（注親者謂自逆之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謂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於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於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子不親迎而大夫來迎故曰微也）桓公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左氏傳會于嬴成昏於齊也（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傳秋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逆女親者

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謹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於謹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於公矣（穀梁傳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疏凡親迎之禮必在廟也）公會齊侯於謹無譏

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疏〕引之者以齊侯送女公親受之於禮為可故發冕而親迎之問

〔胡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發于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注〕言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注〕納幣即納徵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昏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注〕采摯女之德性其禮用雁為贄有問名〔注〕問女名而卜之知吉凶也其禮如納采有納徵〔注〕徵成也納幣以成昏有告期〔注〕告迎期

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疏〕士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此傳不云納吉者直舉四者足以譏公故略納吉不言之或以為諸侯與士禮異者非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言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

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注〕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於是遣卿修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粢盛供祭祀〔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注〕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注〕稱婦有姑之辭〔左氏傳〕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於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成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氏何也貶辭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注〕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繇上致之也（疏昏禮遲速繇於夫家陽倡陰和固是其理而責夫人者一禮不備貞女不行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

成公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注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傳發其事而已）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注聘不應使卿故者自命之故稱使也）穀梁傳納幣禮也（注納幣應使卿）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注宋不使卿逆非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共學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可以重大昏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禮成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譏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注刺己以父制盡之嫁而猶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大夫燕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三年左氏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君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繈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五年左氏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遠啓疆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楚子終厚禮之

禮記祭統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哀公問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

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疏）禮以敬爲主若敬之至極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爲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疏）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傳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元駿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引此記爲証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之時猶爲西伯鄭氏未定此以答哀公所問故解先聖爲周公又曾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若異義駁所云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

陳氏禮書昏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娶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天子不親迎

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太姒親迎於渭又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爲正

蕙田案以上諸侯昏

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蔡傳吳氏曰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汭舜所居之地嬪婦也

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嬀水之北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黃氏度曰降下也貴賤之勢可以言降也釐降則婦從夫理之不可易者也後世直改爲下嫁孟子舜尚見帝尚猶上也雖貴而上之夫婦後先之義也後世訓其義爲配皆失理

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

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

吳氏澂曰案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兩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要是後世假托爲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爲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

詩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也

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而繢總服則褕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孫

春秋莊公元年夏單伯送王姬注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脅尊卑不敵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注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昏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待風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中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佐讎不交昏姻）〔穀梁傳〕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昏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高氏閎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昏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陋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左氏傳）築王姬之館於外為外

禮也（注喪制未闕故異其禮得禮之變）〔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於卜非禮也於外何以非禮築於外非禮也其築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注親迎服祭服者重昏姻也公時有桓之喪）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冬王姬歸于齊（注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公羊傳〕何以書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注魯主昏不書齊侯逆不見公）〔公羊傳〕何以書

過我也

章

胡傳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於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倏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勇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王姬嫁女同辭而不異乖訓之義大矣

汪氏克寬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公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斅尚臨海公主謙昏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敝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蕙田案以上王姬下嫁

右天子諸侯昏王姬下嫁附

春秋隱公八年左氏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注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徙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為祓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帝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讖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讖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讖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讖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莊公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董仲舒曰大夫無東脩之餽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也

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胡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

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焉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産辭而卻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説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胡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孔氏曰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馬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婦至質明見于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誡

右大夫昏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大奈總督漕運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二十五

昏禮

儀禮士昏禮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於五禮屬嘉禮 疏商謂商量是漸刻之名馬氏云日未出日入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三商據整數言其實二刻半也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妻之禮娶必以昏者取其近夜也

昏禮

敖氏繼公曰此不言士者辟下達之文也

下達納采用鴈

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詩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以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納采而用雁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陸氏佃曰若逆女之類自天子達足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冠禮則冠禮不下達矣

朱子曰下達之說注疏迂滯不通陸氏說為近是蓋大夫執雁士執雉而士昏下達納采用雁如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而士昏親迎乘墨車也注疏知乘墨車為攝盛而不知下達二字本為用雁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也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匹又昏禮贊不用死故不得不越雉而用雁耳今注疏既失其指陸於下達之義亦近得之然不知其與用雁通為一義則亦未為盡善也

敖氏繼公曰此謂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納采皆用雁也經惟有士昏禮故因以下達之文見之也以此推之則餘禮之用雁者皆當下達惟納徵之禮或異耳媒妁傳言女家已許乃致納采之禮采者取也用雁者先儒謂取其不再偶義恐或然春秋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使强委禽焉是大夫納采亦用雁也

蔥田案下達用鴈先儒順陰陽往來及敖氏不再偶之說似屬附會蓋男先乎女六禮皆然故曰下達不特用鴈一事敖氏從朱子攝盛之義而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納采皆用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鴈乃大夫之摯本非士庶人所得用故為攝盛若卿以上自當用其本等之摯不必下同於大夫矣蓋士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鴈記云摯不用死是也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西上右故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食記蒲筵繭席皆卷自末是席有首尾疏公張氏爾岐曰女家將受納采之禮先設神坐乃受之西上席首在西也鄉射燕禮等設席皆東上以近主人為上是統於人今以神尊不統於人取地道尊右之義故席西上几在右也

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疏如主人是上士則屬士禮窮即同也士冠禮元端士主人是中士則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則屬亦當是下又以元端祭廟今使者亦於主人廟中行事也

蔥田案使者注疏謂中下士敖君善以為家臣似注疏說是家臣不宜服元端也下經從者畢元端疏說又以為僕隸存參

擯者出請事入告注擯者有司佐禮者也請猶問也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愼也主人如賓服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注門外大門外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張氏爾岐曰此時賓自執雁

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注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此面揖當碑揖)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作階上北面再拜(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疏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惟聘禮則公升一等賓始升也敖氏繼公曰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

蕙田案賓尊於主則先升聘禮是也主賓敵則主先升以導客故曰以賓升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敖說是

授於楹間南面(注授於楹間明為合好南面並授也)

張氏爾岐曰授謂授雁楹間兩楹之間儿授受敵者於楹間不敵者不於楹間若行一臣行二是也今使者不敵而授於楹間為合有故其遠近之節同此

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注老鴈老雁也)

名云老亦是雁吏中尊者也

蕙田案賓尊者也(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大夫以貴臣為室老士雖無君臣之尊服公食

擯者出請(注不必賓之事有無)

敖氏繼公曰請請事也下文倣此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注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疏此一使兼行納采問名二事相因也入門升堂授雁與納采禮同故云如初禮也)

張氏爾岐曰案記主人受雁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是主人既受雁還復作階之位西面以女名對賓賓乃降階出門也此一使兼行二禮既采須卜其事相因故也

蕙田案以上納采

陳氏禮書禮言婚姻禮下達而繼之以納采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於廟賓受主人鴈乞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賓主人迎於廟門外揖讓如初一使而二鴈

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贊用鴈者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袡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贊以鴈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賓禮辭許注禮辭一辭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於房中注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則尊亦言無元酒側尊上而東上也爲人設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張氏爾岐曰徹去其几後將授賓也改筵改西於房中亦有筵有簟有篋豆如冠禮之設

主人迎賓於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於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注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邊遁疏揖讓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也主人北面再拜賓至此堂飲之主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肘推拂几二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授

校者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授設皆然受几之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間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東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注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於房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注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

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注即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賓即筵奠於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注薦左邊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人謂使者從者授於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蕙田案以上醴賓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張氏爾岐曰如納采禮其揖讓升階致命授雁及主人醴賓取脯出門之節並如之

蕙田案以上納吉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疏此納徵無雁者以有束帛為贄故也周禮純帛緇帛也是庶人用緇無纁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元纁束帛者合言之陽奇陰偶三元二纁也

陳氏禮書鄭氏釋周禮曰純宜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然考之於史曰錦繡千純又曰文繡千純則純匹端也周禮所謂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元纁也先王之制昏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之所飾可知矣以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益不知此

盛氏世佐曰以三元二纁釋五兩則元六端纁四端矣其說本之聘禮鄭注注本之雜記雜記云魯人之贈也三以騂女吉凶不同其制或異古紕字多訛為純鄭改純為緇不為無據然元而不纁與此不合疏以緇為庶人禮亦無明文可證陳氏說可以參考

蕙田案以上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注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敖氏繼公曰壻家既得吉日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之意尊之也

蕙田案以上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注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兎腊也肫或作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羃之羃之餘乃乘車往迎婦至成禮共三牲

張氏爾岐曰此下言親迎之禮先陳同牢之饌

設洗於阼階東南注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饌於房中醯醬二豆葅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有蓋注醯醬者以醯和醬生人尚褻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巾也巾為潔塵蓋為尚溫周禮曰食齊視春時大羹湆在爨注大羹湆煮肉汁也太古之羹無鹽菜爨火上周禮曰羹齊視夏時尊於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注墉牆也禁所以庋飾者元酒不忘

古也俗粗莒 尊於房户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注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巹破瓠也四爵兩巹凡六為夫婦各三酳一升曰爵)

薛田案以上將親迎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焉(注主人壻也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袘謂緣也從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士而墨車攝盛也執燭前焉使從役持炬火居前炤道)

敖氏繼公曰此禮據壻家而言故以壻為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此言緇袘不言衣帶韠與士冠禮互見也從者謂在車及執燭者也從者棧車也張氏爾岐曰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故云冕之次士助祭於公用之是士服之盛者大夫以上親迎則皆冕服矣疏以為五等諸侯亦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衮冕或然也

盛氏世佐曰郊特牲孔疏云士昏用上服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也朱子嘗是其說賈云五等諸侯亦不過元冕殆誤

婦車亦如之有袧(注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袧車棠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同有蓋)

盛氏世佐曰亦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

時之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之容詩謂之幃裳一名童容(周禮作幢容)容者以為車之容飾也幃裳者以其幃障車之旁如裳也其上有蓋謂之童容四傍垂而下謂之袧(袧與襜同)其實一物也男子立乘有蓋無袧婦人坐乘重自蔽故有蓋復有袧敖君善云以布為之想當然耳又云在上曰袧在下曰帷幃此唯有袧而已以袧與帷幃為二非也鄭注雜記云袧謂鬱甲邊緣袧固在旁不在上又案袧車之形不見於聶氏三禮圖

薛田案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幃幢容似係一物

或詷之幢(詷音注)

至於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主人筵於户西西上右几(注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

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矣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純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疏）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次次第髮長短為之衣褖衣服次其副唯於三祭祭祀服之所謂髮髻外內命婦衣鞠衣褖衣者服編褖衣是士妻助祭之服也此純衣即衣褖衣之服尋常不用纁為袡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為此服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繩髮笄今時暮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綃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亦元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疏）士妻助祭之服以迎賓客士之妻亦服刖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顯髾在其後（注）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袗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顯襌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袡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

陳氏云袗設飾也說文曰褖寐也皇氏為領而刺黼也

通袗元設飾以元也顯襌以皇為領而刺黼也

薦田案注引詩諸娣從之釋女從者非也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娣姪從之白虎通義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不備娣姪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月之親也據此則卿大夫已異於諸侯之禮矣何況士乎女從者即下經所謂婦人送者耳

主人元端迎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莫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賓升莫雁拜主人不答明主為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從故主人不參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注）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薦田案女已從男故稱婦也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注）乘以几者尚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

薦田案女已從男故稱婦車也壻為婦主主人筵於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父家則女父之當為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為主人則壻當為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

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為大而義之由內矣

陳氏禮書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薦田案以上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於奧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注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

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謂壻從者也媵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慚恥媵御交道其志疏御與婦人為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

李氏心傳曰御壻家之女侍也

薦田案御為壻家女侍故後文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不為褻矣

敖氏繼公曰奧室中西牖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變於神席也夫婦既升而並俟於堂媵既布席乃入也即席立於席上也婦立於尊西則尊亦當戶明矣交者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即行此禮相下相親之義也

薦田案媵御交侍沃盥示交親之義也盥者夫與婦以將禮食也敖氏以為媵御盥非夫亦盥於北洗故經不見出入之文注謂壻盥於南洗恐未安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於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注執七者執俎而立俟豆先設其位略賤也贊者設醬於席前酒醓在其北俎入設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注豆東酒醓之東贊設黍於醬東稷在其東設清於醬南注饌要方也設對醬注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酒醓在其南北上

薦黍稷肺注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啟猶發也壻揖婦使即席薦酒醓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

薦皆祭舉食舉也（注）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嚙涪用指哺醬三飯卒食（注）卒已也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注）酳漱也酳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酳酌內尊（疏）壻拜當東面婦拜當南面少牢簋答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南面拜故知婦拜南面若贊答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於菹豆（注）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注）婦拜見上篇見舅章此篇婦見奠菜一章及內則女拜尚右手贊答拜受爵敖氏繼公曰卒爵而拜拜其飲已之賜也贊答拜亦一拜也受爵出奠於篚乃復洗他爵以升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注）亦無從也敖氏繼公曰至是乃用巹者昏禮將終示以合體相親之意也亦如之者亦如初而無從也贊洗爵酌於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注）贊酌者自酢也敖氏繼公曰三酳乃自酢變於常禮也主人出婦復位（注）復尊西南面之位

薦田案前文夫婦皆答拜此時夫婦室中之拜皆順其東西向興謂夫婦也主人出為將脫服於房也婦但當脫服於室故不出復舊位而立也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尊否（注）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為勝御餕之徹尊不設有卜尊也主人脫服於房勝受婦脫服於室御受姆授巾（注）巾所以自潔清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注）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飬良人之所之止足也古文止作趾

薦田案疏布同牢席夫在西婦在東今乃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會有漸今取陽往就陰也

（注）入者從房還入室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薦田案疏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注云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即此說纓之纓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此幼時纓也皆與男子冠纓異今主人親脫之者明此纓為

已而繫也然亦暫脫之耳婦事舅姑衿纓仍
當飾之
燭出(注昏禮畢將卧息)媵侍於户外呼則聞(注為尊者有所徵求)
(注外尊房户外之東尊)
蕙田案以上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父子異宮)
以上年十五
蕙田案特牲主婦宵衣盖士妻之正服也解見前疏謂純衣纁裳嫁時之盛服故事已而復其常也
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阼舅即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即席(注質平也房外房户外之西)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注笲音煩竹器有衣者以形盖如今之筥簞簋矣進拜者進東西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興答

拜婦還又拜(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
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注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注腶脩禮疏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
蕙田案棗栗腶脩所以為贄也乃皆奠之而不敢授者凡相見之禮尊卑不敵則奠之舅姑舉示受之也舅姑答拜與冠禮母拜之禮同
張氏爾岐曰婦見舅訖復自西階降受腶脩以見姑
蕙田案以上婦見舅姑
贊醴婦(注醴當為禮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尊之)席於户牖間(注室户西牖東南面位)側尊甒醴
於房中婦疑立於席西(注疑正立自定之貌)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
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
薦脯醢(注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

枱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枱興拜贊答拜婦又拜
奠於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於門外(注奠於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薰田案以上醴婦

舅姑入於室婦盥饋(注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
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姑左胖載之姑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興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謂醬湆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疏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周人吉禮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姐左胖載之姑姐以異尊卑也)

薰田案異俎則異席但同在奧而東面耳東
面舅南而姑北

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注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席於北墉下(注室中北墻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注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湆汙)
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
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注奠于薦)婦徹於房中媵御
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注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娠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為姑)

薰田案士之媵無娣姪故曰雖無娣媵先則
士之媵蓋以他女備之然既曰媵則始至之
時亦客之也故酳媵在御先媵御固同餕姑
之餘但止飯黍而無食舉故止與始飯敦黍而
而交錯餕之亦猶特牲少牢上下餕之分敦
黍之意注謂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似可商

又案以上婦饋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洗奠
酬(注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酢酬以潔清為敬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舅
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作階(注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已)歸婦俎於婦氏人

注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蕙田案昏義厥明饗婦乃異日也注疏謂大夫以上或異日士同日非

又案以上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疏尊無送爵之文決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婦人送者緑子弟之妻妾凡饗送之疏凡送者皆就館送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注贈送也就賓館

蕙田案以上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沒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茧疏必二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成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此言奠菜即彼祭於禰一也席於廟奧東面右几席於北方南面注廟北方牖下疏廟考妣之廟北方牖下

張氏爾岐曰席於奧者舅席也席於北方者姑席也舅姑別席異面象生時婦見之禮與常祭同几者不同也

祝盥婦盥於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注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疏盥於門外此亦異於常祭云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張氏爾岐曰疏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與

婦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疏婦人以肅手為正今云扱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男子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

盛氏世佐曰婦人拜法見於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注云凶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注云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顙喪服小記云婦人為夫為長子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是也曰扱地此奠菜禮是也惟肅拜為正餘皆非吉禮扱地之拜蓋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

敬之意與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也手拜蓋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即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矗施於其臣疏家以爲私求法非禮之正然矗時遭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殆如吉拜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凶拜與扱地於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注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舉以相況者明其爲拜中之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扱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扱地異手拜與扱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蓋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擅是也疏引鄉飲酒禮注推手曰

揖引手曰擅爲證少儀注云肅拜拜低頭也若然女拜益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人見舅姑手棗栗服脩拜而後奠若坐拜必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殆未講乎肅拜之法與特牲禮主婦致爵訖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據地之說不辨自破矣郝氏又謂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於禮未當且廟見婦拜扱地舅姑坐拜不當扱地耶愚謂扱地之拜爲不逮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豈宜施於具慶者哉先聖使婦人肅拜所以重男女之別也拜君賜拜君舅君姑非不欲加隆焉而禮有所止惡其不純乎古者參之也郝氏每以臆見測古禮無怪乎與疑之也

婦降堂取笄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薦菜於席如初禮（注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户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勞尊於姑）婦出祝闔牖户（注凡廟無事則閉之）老醴婦於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注因於廟見禮之）

盛氏世佐曰上云贊醴婦贊即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所助故直指其人言之郝氏敬於醴婦章當以男女不親授受今用男子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獻疑張氏爾岐亦云當疑此老與前贊者並是男子乃使與新婦為禮在前聖必自有說非末學所可臆度愚謂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為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宜僕酢致爵之事古人行禮固不以為嫌後人不之疑而獨疑昏禮何居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為祭主非以三月為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於祭乎與於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而及祭期婦冏不與也以其未成婦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舅姑沒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盛氏世佐曰春秋宣五年經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矣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醴之而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即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既歿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儀也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後送者乃可歸故經言壻饗送者於老醴婦之後者其行禮之節也故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且婦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尊卑先後之次矣

蕙田案以上舅姑沒婦廟見及饗婦饗送者之禮

盛氏世佐曰此章言禮之變亦記體也凡言禮之變者二一後世變禮自不合入經如冠禮不醴若殺此篇不親迎之類是也一古者元有其禮以通乎正之所窮特以非常故不見於經而賢者識之以補其所未備如冠禮孤子冠母不在此篇宗子無父之類是也此章亦其類矣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疏辭無不腆無辱者郊特牲云告之以直信是賓納幣之時不得謙虛為辭主人亦不為謙虛教女正直之義也）

朱子曰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

敖氏繼公曰士一廟則祖禰皆在焉惟云禰者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

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注)摯雁也皮帛儷皮束帛也

蕙田案死謂雉也虞書二生一死二生鴈其一也士當用雉所以釋用鴈之義必可制謂當其人與時之宜可制而服之也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過美則不可制而況濫惡乎是皆謂之不可制而非所云幣必誠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注)殺全者不餒敗不剥傷

郝氏敬曰同牢禮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魚性相依附曰鮒殺用全牲體備也

盛氏世佐曰殺全謂豚俎也殺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而分為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是皆有殺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惟同牢之禮用其全耳郝氏說近之

蕙田案以上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注)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疏笄女許嫁者用醴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

教於宗室(注)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張氏爾岐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其與諸侯共高祖者是緦麻之親教之於公宮其共曾祖共祖共禰廟者皆教於公宮可知也若與君絶服者則於大宗之家教之大宗之家謂別子之世適長子族人所宗事者也

盛氏世佐曰宗子所以尊祖收族女子將嫁教於宗室三月亦收族之一端案注云大宗之家疏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為正若謂與國君絶服者教於大宗之家與大宗遠者於小宗絶服者教於小宗之家說有緦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絶服者其女當於何教乎教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已宗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

蕙田案以上記笄女嫁女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注)受雁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

蕙田案此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注)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婿父

疏祭醴謂贊醴賓之時禮成於三始祭醴之初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為兩祭是為三也

張氏爾岐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

蕙田案以上記祭醴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注)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西上中庭位併敖氏繼公曰先儒讀攝為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古之遺言與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左首謂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攝嫌亦並行也西上統乎賓也張氏爾岐曰納徵之禮賓執束帛入別有二人執皮以為庭實其執之之法襲攝之使文在內兩手兼執其四足首向左二人相隨入門至庭則併立以西為上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注)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人為官長自由也張氏爾岐曰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庭中釋皮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命時士入屬吏受皮者自東方出執皮者之後至其左北面受之既受皮遂坐攝之復逆內文逆退適東壁者初二人相隨自堂而西及退反東壁則後者在前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徵庭實之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注)女既次純衣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注)必有正焉者以記戒之使不忘張氏爾岐曰母在房戶西南面女出房至母左時父作階上西面戒之母送女至西階上乃戒之也父母不降送庶母及門內申父母之命

蕙田案以上記父母戒女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注)持几者重慎之(疏)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文今人猶用荁

蕙田案此記婦升車乘几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幂酌元酒三屬於尊棄餘水於堂下階間加勺(注)屬注也元酒說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於尊中

蕙田案此記元酒之節

笄綪被纁裏加於橋舅答拜宰徹笄(注)被表也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所以庪笄其制未聞今文橋為鎬

葸田案此記筭飾及受筭之節

婦席薦饌於房（注）醴婦饗婦之席薦也 饗婦姑薦焉（注）舅姑薦脯醢 婦洗
而直房戶與隅間

於房不敢拜洗（注）不敢與尊者為禮 凡婦人相饗無降（注）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者以北洗在北堂（疏）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

葸田案以上記醴婦饗婦饌具儀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葸田案注云助祭蓋兼舅姑存沒適婦庶婦而言三月之後婦道既成故凡祭皆行也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實宗婦皆與若謂為主婦必舅姑既沒或老而傳者乃助夫祭為主婦在舅姑為得之舅在無姑婦仍不得為主婦也注是

疏不合

又案此記婦助祭之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

張氏爾岐曰亦昏之明日婦於舅外之而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

盛氏世佐曰庶婦之醮當適婦之醴其不饗又因不饋而見非一義也注以不饗釋醮疏云以醮贊饗誤矣醮之位未聞以冠禮醮世子法例之當在房外敖氏謂亦在戶牖間非或疑醮禮亦行於婦見舅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寔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異於適與曰非也上文贊醴婦時舅姑尚在阼與房外之位若親醴之然所以尊適也禮畢乃入室此云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於室矣無妨婦席於房外也

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

蕙田案此記庶婦禮

敖氏繼公曰此以上專記事以下專記辭不欲其相亂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注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貺下達視賜也室猶妻也某壻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對曰某之子憃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注對曰者擯出納宾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者)致命曰敢納采

蕙田案以上記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注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盛氏世佐曰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季孫叔孫之類男子恒稱氏婦人恒稱姓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即以伯仲爲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黶之妻曰欒祁東郭偃之姊曰東郭姜之類益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爲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爲氏如詩稱戴嬀太任皆曰仲氏是也上文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之對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之姓氏於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耶注誤以問名爲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真曲說也疏家主於護注遂創爲名有二種之說皆泥於婦人不以名行之說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

外事故名不聞於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於梱唯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問也姜氏上均以問名為問字亦未為得昏義孔疏又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為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至某不敢辭皆賓在廟門外與擯者對答之辭即經所謂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主人許者也賓致命於堂當曰敢問名主人則以女名對之即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者也疏以此為致命之辭張氏爾岐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皆未的夫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相似故記於納采納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注辛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之女）

蕙田案注當云對以女名今曰某氏與前經主人受鴈還西面對注語不合云不記之者明其為主人之女更未妥見前盛氏辨中又案以上記問名之辭

醴曰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注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注將行）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注主人辭回如故）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注賓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辭已之命）

蕙田案以上記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注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注與猶兼也）某不敢辭

蕙田案以上記納吉之辭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注典常也法也）

蕙田案以上記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己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壻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注前受命者申前事也）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注曰某壻父名也）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注某吉日之甲乙）對曰某敢不敬須（注須待也）

蕙田案以上記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聞命矣

蕙田案此記使者反命之辭

父醮子（注子壻也）（疏父醮子用酒在寢）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注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注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法戒之詩云宜爾家室兄弟具矣爾雅釋訓文）

張氏爾岐曰謂婦為相以其為夫之助也注以勗帥以敬八字為句愚謂當四字為句事嗣叶相常首尾叶若曰今往迎爾相以承我宗事當勉帥以敬使其惟先妣是嗣次之敬必有常可敬始而息終也末向申勸之有常不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蕙田案以上記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注賓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
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敖氏繼公曰壻家告期而賓乃云吾子
之命者不敢自專若受命於婦家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毋施衿結帨曰
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注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
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
諸衿鞶(注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
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
以衣笄者尊者
之戒不嫌忘之
盛氏世佐曰鄭以鞶為囊杜氏注左傳以為紳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
文亦云大帶也孔氏之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左傳
疏又以內則繫表之繫亦當為帶然繫字從糸鞶字從革則一為囊一為帶自
屬兩義文矣之帶有二一為大帶以束衣一為革帶以佩韠王之等婦帶應如
之鞶為大帶則衿循丈夫之革帶與凡佩
繫于革帶故施衿則結帨以為之佩也

蕙田案以上記親迎及父母戒女之辭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張氏爾岐曰此節監本脫據石經及吳本
補入或當有鄭注而今逸之矣姆教人者

蕙田案此記姆辭壻授綏之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注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
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
梨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
是有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
也父
命之
盛氏世佐曰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
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不敢擅為昏主必待母命而後
為之尊大宗也母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已躬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告
於禰而其詞皆稱壻名也母不通使義見公羊傳又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
傳云稱諸父兄師友劉向說苑載大夫士昏詞亦曰
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兄並稱恐未安

支子則稱其宗(注支子庶昆弟也
稱其宗子命使者)
盛氏世佐曰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
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為宗者如庶子為
父後是也有宗子而為支者如身是繼禰之宗而父
非適長則於祖為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適長
則於曾祖為支矣推而上之即至為繼高祖之宗而

於大宗仍爲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支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昏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禰之宗子名身繼禰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以類推矣

弟則稱其兄（注弟宗子母弟亦謂無父者）

敖氏繼公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蕙田案以上記命使之人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注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也）

敖氏繼公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父命也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

盛氏世佐曰敖氏無父者不親迎之說非也據昭元年左傳載楚公子圍娶婦事云請以衆迎又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注云親迎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父廢也而況大夫以下乎其爲臆說無疑矣

（注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繼曰辱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彌親之詞介謂將走見之言注不言外亦彌親之辭）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

（注出門出）

賓客禮 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摯出請受（注欲使以賓客禮）

壻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注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

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注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注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出主人送再拜

葢田案以上記不親迎見婦父母之禮

盛氏世佐曰此篇於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旨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之說然記有之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戒以告鬼神而謂非告廟可乎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他傳記足以補之者君子弗棄也隱八年左傳載鄭公子忽逆婦先配而後祖

陳鍼子譏之之事注云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杜義要有所本竊疑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以告孤子則自告時忽父見在而疏以為逆者當自告恐未是鄭氏葢主不告廟之說故其解左傳以祖為軷道之祭注曲禮之告鬼神則以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當之解左之說已見斥於孔疏而曲禮注顧未有非之者夫於廟為神席乃女氏之事記者之意葢主男氏而言不可援以為証也況女父筵几於廟是重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亦與厚別意微異左傳又載楚公子圍娶婦告廟事疏云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釋幣於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鄭云告於

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此說得之朱子經傳通解
右白虎通義而疑左氏不足信愚未敢以爲安

右儀禮士昏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奈孫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二十六

昏禮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大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

高氏愈曰判當作胖胖者胸背之骨兩形而聯為一體夫妻之合似之儀禮所稱夫妻胖合即此也判妻謂出妻再嫁娶判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妾以其子者欲令別於父母曰養者故書之

蕙田案判妻入子高氏說較注疏為直截即下文男女之無夫家者也

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疏）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當已有匹配故鄭云男女之鰥寡者也

王氏應電曰程子云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司無夫家而會之非徼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天然之節苟盡責以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而其陰亟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於牧民之政而開為此法凡鰥寡而欲嫁娶者亦量其才齒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至於昏禮用雁從一而終實萬世綱常爰及鰥寡旌表貞婦常以為世勸定並行而不悖也

蕙田案程子之言禮義自守之正也注疏之意惠鮮鰥寡之仁也王者參贊化育守經達權與匹夫硜硜之節自有不同王氏發明之是矣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錦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

王氏應電曰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尋即四丈也凡布帛四丈為一匹一匹兩端故又謂之兩然則每端二丈每兩四丈十端五兩為一束共二十丈也古者納幣不過於此故男女不至失時也後世昏娶論財男家以此責其婦女氏以此驕其夫南方遂以溺女成風禮之失也久矣反之其在士君子歟

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方氏慤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陳氏澔曰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

周禮地官遂人以樂昏擾叱（注）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擾順也（疏）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配以昏姻即順民意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

劉氏彝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

史氏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嫌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

王氏應電曰骨月歸於土以掩藏為善故祔之離合聖人所不拘而死則同穴特匹夫匹婦之私情耳民有遷徙而屑屑於遷其舊葬以祔其夫或婦者既使死者體魄不安亦使生者不盡人道而酰溺鬼神禁之者哉民以義也此遷葬事由於夫婦之合故附載於此

華氏泉曰嫁殤或女已殤而嫁之或男子殤而嫁女與之亦為嫁殤

王氏昭禹曰昏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乃妄為嫁娶豈禮之意乎

蕙田案遷葬嫁殤後世不惟習以為俗且以合葬為禮而分葬為非禮而旌其貞烈者有之矣女未嫁殉夫不以為非禮而旌其貞烈者有之矣此皆溺於欲而不循於理聖人申以明禁豈非風俗民心之大閑哉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亡國之社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刑之不復以聽）

王氏應電曰陰訟以治辟而致訟中冓之事故曰陰亡國之社覆以屋而行刑辟者聽之必於此者以其事醜故於屋中不欲宣布於衆且自古犯淫亂者無有不至於敗亡故於此以示戒

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氏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就有怨哉

蕙田案昏禮之見於經者惟儀禮士昏禮由士而上則為天子諸侯大夫下則為庶人而其禮不載益闕如矣家語孔子對哀公云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合二姓之好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是天子諸侯有昏禮也又云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是大夫有昏禮也惟庶人之昏辭無所見今考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而大司徒又云以陰禮教親遂人以樂昏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於地官何也宗伯之昏禮以節文爲主雖無所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爲重若大司徒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家室完聚內無怨外無曠故媒氏所掌曰會男女而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司無夫家者而會之至納幣不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也荒則多昏何擇乎冰泮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也且不用令者有罰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於士大夫者乎此益庶人之昏也何也禮不

下庶人也　右庶人昏

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注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之命）（疏此一節總明昏禮之義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也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卜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元纁元纁二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也請期者謂男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故謙敬之辭女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雁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雁主人筵几於廟者謂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父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

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注酌而御婦車）（疏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所以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女也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共牢而食者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性俎謂半豚以一弧分為兩瓠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以酳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腶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

（陳氏禮書棗栗腶脩贊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產腶脩者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腶脩進於姑而姑拜之以禮無不答猶冠禮母拜子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注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

阼階以著代也（注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或異日（疏此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所升之處令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

（陳氏禮書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必席於户牖間其酌以觶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答則贊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北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户牖間猶冠者之醮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於阼也庶婦則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方氏慤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猶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猶以為主於内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注室人謂女妹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疏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妹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也諸婦謂娣姒之屬）是故婦順備而后内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

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薀藻所以成婦順也（注謂與天子詣侯同姓者也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禰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薀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薀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

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注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也）

郊特牲幣必誠辭無不腆（注誠信也腆猶善也）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曰壹與之齊（注事猶立也）婦德也

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注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雁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聚麀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注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注先者車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注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

陳氏皓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

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注元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陳氏皓曰服元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

而元冕齊戒乎

共牢（注牢俎也）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注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太古之禮器也）三王作

牢用陶匏注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注私之猶言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注明當為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疏昏禮真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是一事也

昏禮真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者正謂真菜也則廟見真菜祭禰是一事也汪氏克寬曰案禮舅姑有成昏明日婦見舅姑共盥饋之禮此成昏三月擇日祭禰者則舅姑已沒而婦見於廟也非謂廟見後擇日又祭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稱來婦詩謂之子于歸易言歸妹是矣曰成婦之義者曰生既不獲供養於舅姑廟祭亦如生成盥饋之禮明敬事之當完故曰成婦之義也攷之昏義婦見舅姑贊醴婦婦祭腊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故曰成婦之禮也此雖存沒不同亦皆互文以見義耳然則廟見必待三月者父母既沒為人子者謂婦之來以成絲麻布帛以審守委積蓋藏者其事也和室人當於夫在中饋者其行也上以奉宗廟下以繼後世此又禮之重也職或不修有可去之事則不可以苟合也故必待久觀其成夫婦之道而後告廟焉此亦致敬於其所事也

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注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於君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賀取妻者曰某子聞子有客使某蓋

吕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蓋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蓋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權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呂氏大臨曰不敢以伉儷自期願
備妾媵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馬氏晞孟曰納女者嫁女之家謙辭也備百姓者以嗣
續為重備酒漿者以祭祀為重備埽洒者以賓客為重
陸氏佃曰備百姓則百斯男太姒之事也曰備酒漿諸侯
宜有禮樂之事焉曰備埽洒下於夫人有事人之道而已
陳氏祥道曰傳曰凡公主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故晉叔向
送女于楚而薳啟疆曰上卿上大夫致之則送女謂之致女也納女而不及士
何也儀禮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于士曰適人嫁者有家之辭適人則適于
人而已此所
以略而不言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
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
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
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乎陰(注)陰冬也萬物翕聚於冬所以為發育之始也以作而爲化
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
數也(注)時謂昏姻之時窮天數即下文季冬氷冰泮之義承閉藏於陰而言矣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
焉(注)季秋霜降嫁娶者始于此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昏禮始殺於此(注)泮解也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注)此月農事起蠶者采桑昏禮始殺言猶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
散之盛時也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注)乾知大始男乾道也知可爲知
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
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也(注)德宜為德女
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注)坤作成物女坤道也是故無專制
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
再醮之端(注)禮女子當嫁父母醮而命之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注)禮女
也事在共酒食而已(注)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無閫外之儀也(注)閫門限也婦人以自專為與不言外
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
燭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
子者(注)謂其亂倫也世有刑人子者(注)謂其棄於人也有惡
疾子者(注)謂其逆德也喪父長子者(注)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

七出者不順父母者(注)謂其逆德也無子者(注)謂其絕世也淫僻者(注)謂其亂族也嫉妒者(注)謂其亂家也惡疾者(注)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注)謂其離親也竊盜者(注)謂其反義也凡此聖人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注)一也何休曰取作受不窮窮也與共更三年之喪(注)二也何休曰取以其不忘恩也先貧賤後富貴(注)三也何休曰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

順男女之際重昏姻之始也

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爾雅釋詁嫁往也

劉熙釋名婦之父曰昏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婿也

白虎通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贄納徵曰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去不辭誡不告者蓋恥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不絕火三日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廟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莫采於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

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
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
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
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灑掃天子諸侯之世子皆
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
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春秋曰紀侯來朝
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
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
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
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
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
代無大夫惡其內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濫佚
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娶也故春秋傳

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昏
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
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
親故使攝父事也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
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
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
觀於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
不以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
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也
卿大夫妻二妾者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壯面
之臣賤不足盡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
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
妾有子則爲之緦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

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嫡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於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弒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教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人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自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已父母者示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門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

列女傳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蕙田案以上昏禮之義

晏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嗟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

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蕙田案此條男子守禮

詩國風栢舟序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詩以絶之（注共伯僖侯之世子）

列女傳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强昆弟紡績爲産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

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太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陳寡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

老母無他兄弟儻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也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理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嫌疑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褵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褵父母之言謂何

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

東海鮑宣妻桓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寔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蕙田案以上女子守禮

韓非子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熬之財則人饑餓宮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美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于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

漢書匡衡傳衡爲光禄大夫太子少傅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

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
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紀綱
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

後漢書荀淑傳淑子爽延熹元年太常趙典舉爽至
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
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
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
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
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
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
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
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
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
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
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寔
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宜改尚主之制
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衆
禮之中昏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

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

蕙田案以上帝王重昏之義

文中子中說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安定胡氏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孰婦道世範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昏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昏姻事無變易固為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為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財閥閨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況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很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況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好處然其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簡至於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疎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託熟闕其禮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罔致無他患矣故有壻女嫁於姑家獨為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家獨為舅妻所惡皆由玩意於其初之過者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令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

蕙田案以上男女擇昏之義

右昏義

易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朱子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已爲昏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

姤卦姤女壯勿用取女

程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

孟子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禮記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也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壻免喪之後則應（疏）壻免喪之後女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男氏許諾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以壻家既納幣有吉日壻既免喪乃弗取而復嫁之以非禮之正何以為禮也不知壻免喪而女之父母使人請之以免喪所以須請也壻弗取而後嫁之必壻弗取而後嫁也若壻免喪而許娶則必取之矣此亦權禮之變也非壻必弗取而嫁之者也　女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徐氏乾學曰或謂既納幣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陽唱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疏）男之次女謂婦也入夫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室皇氏以為就喪家也然曾子不問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遞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疏）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者不復可知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疏）不遷於廟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履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疏）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妻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注此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可以娶婦已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必有大功之喪未謂卒哭之後可為昏禮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疏）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未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注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

通典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淮女在途之禮齊衰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祔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方之在途

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衾幬未接歸葬其黨　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之禮誠非舊典益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制以固昏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耳　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於夫氏以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於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途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成禮便當迎是長還也惔答云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納妻如此自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古人君爵命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即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有疑乎易曰

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令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爲成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脩婦禮是其失耳至於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爲正安得從彼所行假令太公不行臣禮王者便當不臣之乎謂拜壻之宗親與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閾耳不得同之初昏固當在於可通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會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拜時婦三日輕重議案禮經昏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昏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昏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昏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

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昏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案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爲不非之耶或時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論莫從者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媿前賢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昏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取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昏主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衰嫁女之文虧違憲典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昏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恒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於稜

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吉凶別處所犯者輕濬暨爲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裴頠議以爲吉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雖父兄爲主事由己與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不以娶俊等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爲父之道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江啟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籍以名門耀登賓友不能率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閤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遣女推尋舊事永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弟喪嫁子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於叔父成昏之禮不輕於拜時含犯違禮典夫崇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無方之人況虧淳創薄崇俗棄禮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湜議鄭元以爲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議不責遷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成比若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主簿孔衷議鄭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衰之中可嫁女學者多失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昏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

稽王戔爲伸其意會稽王答曰既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絰從事豈情所安通於君命之所制奪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此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非拜時未爲備禮蹔一致身交拜而已即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戔曰王濛女有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絶哭豈可成昏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爲聖人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流後裔亦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晉范郎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元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應爲乙服小功本是

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不蔡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理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爲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也案長殤大功亦齊衰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

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言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已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爲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又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於禮爲應得昏與不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絶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爲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殤云已雖小功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

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繼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繼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未忍為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耳）而下殤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於仲春會男女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又訪於江虨虨答曰案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已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悉是明文正例當不如范語為此議者皆於為昏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取妻則已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禮至於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為兒昏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為孫兒昏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昏主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取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昏向家是嫁女今是已子昏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慉得嫁女）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又宋向敬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慉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爲昏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績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於禮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耶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晉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凉州刺史楊欣女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本品第二人今爲第四請正黃紙梁州中正梁某言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爲第五品又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昏其姊祭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

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以嫁謂此言為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為不盡吾以為聘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見服為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有下殤小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本不謂父可而兄反不可今所疑謂父兄及女身並不可耳案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復於降殺之內以行昏姻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包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為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獨慈於下殤而薄於出降之甚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豈輕犯周制重犯功服耶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耳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於和從受禮輕於納幣既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李嵩為息遂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

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冠子嫁
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之後也
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
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吾意降者似不得昏記稱
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下殤之小
功則不可案如此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
嫁子者此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駁孔議曰娶妻嫁子
雖爲不同然可以例求也何者小功絕哭之後可以
娶妻至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重而降在小
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
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今若
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爲難耳既不明不以嫁子
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

以明輕何以謂之不類孔答曰傅意謂本周而在大
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四事夫冠嫁
納婦三事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一事非在
他人乃已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
之於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
降則事何必齊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者則知重者
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
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自不可
輕者自可有差何得輕必從重耶又宋庾蔚之曰昔
爲禮記略解已通此議大功重而嫁輕小功輕而娶重
故大功之末可以嫁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
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
可以娶長殤大功鄰於成人大功接於齊衰周親之

內於情差重冠嫁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晉謝琰問車引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否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常疑之孫騰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

蕙田案禮記曾子問皆所以處昏禮之變也惟聖人可以權處變觀夫子之言可爲義精仁熟而爲萬世法矣雜記一條可補其略通典所載晉人辨議深足發明

朱子文集答李繼善問孝述議親十年輾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昏却是叔父姑從鄉族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曰若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昏恐亦未安更可詳考也又問孝述謹案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之命耶曰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公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又問孝述又案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姑既歿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曰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

正百事俱礙耳

蕙田案此父沒兄期喪已畢牽於母服未除而不便娶以叔父受母命主昏但不行盥饋亦禮之變也

又答應仁仲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遺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諭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

蕙田案此既受幣而女死者遣歸不受無所處之亦禮之變或以女年十二者結姻而待年成昏可也

雜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官受之（注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絶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所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敎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矣）者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陳器皿悉如法也此諸侯禮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注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疏此卿大夫以下之禮也）

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

其子元請焉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巳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右昏禮之變

易歸妹歸妹征凶无攸利（注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為少陰震為長陽少陰而承長陽說以動嫁妹之象也）（疏歸妹者卦名也婦人謂嫁曰歸妹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娣姪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妹娣者女弟是兄弟之行亦舉尊以包之也

彖曰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注少女而與長男交嫁而以娣是以說也）

（疏既係娣為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更有動茎之憂故係娣而行合禮說以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注娣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疏跛能履）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疏少女謂之妹從娣而行謂之歸初九以兌說之主震非夫婦匹敵是從娣之義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注室主猶存而求進馬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疏嫁宜及時今乃過期而進歸者此嫁者之志正欲有所待而後乃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詩召南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江有汜美媵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音義媵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正夫人也）

疏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也故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娣姪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

大雅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疏）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侯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為娣而言諸娣眾妾者以眾妾之中娣為最貴故舉娣以言眾妾也明可以兼姪娣也

春秋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注）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人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疏）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不日數渝惡之也

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嘗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疏）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廣繼嗣也當時雖無其人必待年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蠢愚不敎故遣大夫隨之亦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六人競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酬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之義既固上足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

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注）必以同姓者參骨月至親所以息陰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注）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録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

録之穀梁傳滕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晉人來滕(注滕伯姬也)左氏傳晉人來滕禮也(注同姓故)公羊傳滕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十年齊人來滕(注滕伯姬也異姓來滕非禮也)公羊傳滕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三國來滕非禮也曷爲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注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滕故侈大其能容之惟天子娶十二女)疏(惟天子取十二女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非禮也)穀梁范注異姓來滕非禮楊疏何休以爲異姓亦得滕故鄭箴膏盲難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儐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是亦以異姓不合滕也此滕不發傳者上詳其事見同姓之得禮異姓非禮可知

啖氏助曰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滕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苟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爲滕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趙氏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爲當矣若實異姓不合滕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滕足知非禮何假先書備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滕所以爲譏異姓來媵其義甚明

蕙田案杜注夫人媵娣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國三人也夫女之多少難以懸定一娶九女特因其自有非必定三人也或本國之數多於三人或不及三人兩國之媵亦如是耳左公穀皆言異姓來媵非禮啖氏趙氏以爲不然趙氏又謂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爲非禮恐亦曲說安知非晉衛二國媵不及數而齊人足之耶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勝之〔疏〕禮勝同姓適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蓋以異姓為勝皆非禮也

管子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閑姦昭公威私也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子不娶兩姓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嫡

右媵勝

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疏〕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經傳之說諸侯惟有繼室之文皆無重昏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勝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

右繼室

詩豳風伐柯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

周禮地官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疏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在此也異類謂別姓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昏姻

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疏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

坊記夫禮坊民之濫童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公羊傳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遊矣

孟子媒妁之言音義妁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

戰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

管子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淮南子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

又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因其好色而制昏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待媒而結言所以防淫也

世範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男家富紿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紿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紿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昏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右媒妁

淮陰吳玉搢校字